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学术 失范现象辨析

郑崇玲

(闽江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等研究领域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已成为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回溯历史虚无主义的40多年演变史概貌,历史虚无主义主要呈现为政治化形态、时尚化形态和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3种形态。特别是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无论是历史观的“范式转换”还是实证史学方法的包装,均违背了基本的学术规范。当前应当进一步加强史学批评,增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精准性。

[关键词] 中共党史;历史虚无主义;学术失范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707(2020)2-0066-06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等领域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但是也存在某些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特别是近年来新媒体呈现勃兴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不实信息和不当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成为影响我国政治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引起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强调,“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1][2]},并且提醒我们警惕那些否定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等历史虚无主义言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就是要把我们党、我们国家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诱使人们跟着他们的魔笛起舞”^{[1][4]}。因此,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特别是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等领域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揭露其包裹着的学术外衣、深刻认识其理论实质和社会危害,对于防范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历史虚无主义三大典型形态的脉络梳理

纵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等研究领域主要呈现3种典型形态。

(一) 政治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历史上十分重视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统一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科学阐述了研究重要党史人物、重大党史事件的基本观点和根本原则,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为新时代研究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根本指导。

本文为2017年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创新团队“社会思潮基础理论研究创新团队”、2019年闽江学院社科项目“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高校思政课建设的文献整理、历史考察和重大经验总结研究”(项目编号:MY S19028)阶段成果

但是,一些人赤裸裸地攻击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完全违背党中央的基本精神。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把贬损、攻击的矛头指向毛泽东。例如个别人利用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污蔑“毛泽东一生,开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235],试图通过全盘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党的整个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通过抹黑党的领袖来打开搞垮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缺口。这是政治化形态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对于邓小平当年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主持起草历史决议这一卓越贡献,习近平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13]37-38}。当前意识形态领域要高度警惕和关注政治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制造的各种历史谣言。

(二)时尚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

中共党史原本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和专业性话题,但是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社会公众比较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披上时尚化的包装,以影视剧、通俗读物、微信文章等文化快餐的形式传播各种错误观点或者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肆意“恶搞”“开涮”革命先烈。早在2003年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播出后引起了史学界的严肃批评。该剧浓墨重彩地把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等美化成“辛苦地为中国找出路”的所谓“改革家”“悲剧英雄”^{[41]55},而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被矮化、丑化为大喊大叫、无基本本领的人物形象,这完全否定了孙中山作为20世纪中国三大伟人的历史地位。该剧虽名为《走向共和》,但事实上却是极力贬损共和革命以及领导走向共和的历史人物。该剧实质上集中反映了“告别革命”的历史观,是“告别革命”论披上时尚的外衣,以影视作品的面貌呈现。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文艺领域成为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重要空间,个别文学作品的历史观、民

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2019年3月4日,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用心用情用力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5]。然而,有的作品不是热情讴歌新时代,不是歌颂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艰苦奋斗历程,而是专注于渲染、夸大党史上的错误,把党的历史阴暗化。例如,否定土改、为地主翻案历来是“国粉”们做的重点文章,《半夜鸡不叫》等个别文艺作品把周扒皮、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等恶霸地主装扮成“勤俭持家”“攒钱买地”的庄稼人或“乐善好施”的大善人,长篇小说《软埋》则控诉土改不人道,农民“激情万丈”、工作组“都发了昏”、结果“都失控了”,在作者笔下,土改成了阴森恐怖的灭门运动,土改中的屠杀毫无理性,似乎成为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光地主的人间惨剧。^[6]

(三)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

学术是学者交流思想、碰撞灵感的神圣殿堂。但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对历史虚无主义发声亮剑,历史虚无主义不得不转换包装,把学术研究园地作为自己的庇护所和藏身地。因而,学理化形态成为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最主要的表现形态,是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同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最主要对象。近年来,一些歪曲丑化党史的现象正是以学术研究的面貌出现,打着“揭秘”“真相”的幌子,在历史细节上做“翻案”文章。由于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包裹着学术外衣,以实证史学的方法支撑其所谓“创新”观点,因而从其危害性来说具有较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近些年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呈现出议题设置更加专业化、传播内容更加碎片化、价值导向更加隐蔽化、理论外衣更加新潮化、研究方法更加精细化等新特点,从而使不少人误视之为学术“创新”现象。例如,有的学者通过断章取义的裁剪档案史料,认为抗美援朝“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

但是由于毛泽东决策出兵朝鲜而耽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74]53} 尽管不少学者针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然而由于这类所谓“学术创新”包裹着神秘的第一手“档案”“文献”,因而具有很强的迷惑性。目前学术界对学理化形态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分量还不够,迫切需要纳入专题性研究,从而进一步增强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精准性。

政治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显性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形式表现为不需要其他包装或伪装、露骨甚至猖狂地进行贬损、攻击,极易被看穿识破。时尚化形态和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则是隐性的或者软性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形式表现为包裹着通俗化或学术化的外衣,目的意图和外表形式更为隐蔽、更为巧妙,更加具有欺骗性、迷惑性和煽动性。在现实中,上述3种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绝然分开的,往往是相互渗透、交织在一起。其中,政治化、娱乐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以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为核心和基础,他们以政治、世俗化等形态来传播学理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同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斗争,同时,学术界也推出了一批揭露历史虚无主义谎言的重要成果,神圣的学术殿堂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藏身之地,因而历史虚无主义更集中地表现为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都是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有害思潮。

二、历史虚无主义两大学术失范现象的学理省察

历史虚无主义不是学术思潮,本质是一种有害政治思潮,但在表现形式上又带有学术色彩。因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不能仅停留在政治批评层面,还要具有更高的学术含量。通过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从范式转换、史料引证、实证方法、评价悖论等方面,深入揭示历史虚无主义学术失范的突出表现及其粗疏的学风根源。

(一)历史观“范式转换”预设的“理论陷阱”

范式转换是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观上提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话语。历史虚无主义正是在范式

转换这个前提之下,把有害观点包装成一系列所谓“创新”观点,塞给广大群众。捏造事实是历史虚无主义常用的一个拙劣手法,在历史观上历史虚无主义同样运用了这种手法。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提出的最常见的范式转换就是生造出“革命史观”概念。历史虚无主义批判唯物史观是“革命史观”,指责其不能客观真实地叙述和反映历史,提出用“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等来取代“革命史观”。对于历史虚无主义对唯物史观的偏见,我们必须从史学角度进行正本清源,探究“革命史观”的谎言是怎样生造出来的。

一方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发展演变史上,“革命史观”概念无从可考。所谓“革命史观”完全是历史虚无主义为了从根本上否定中国革命而生造出来的一个“莫须有”概念,并把它强加给唯物史观。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是唯物史观,而不是什么“革命史观”。长期以来,唯物史观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科学理论,同时也是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一大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社会史、思想史、历史文献、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通史等领域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分析方法,并且取得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上的奠基性成果。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大会上充分肯定了郭沫若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85] 历史虚无主义给唯物史观化扣上“革命史观”帽子,这是对唯物史观的歪曲。

另一方面,制造革命与现代化的二元对立。唯物史观并不否定现代化,认为实现现代化恰恰是以革命为基本前提。近代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承载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历史任务,这在客观上决定了革命是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如果不通过革命的途径从根本上扫清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如果不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缺乏最根本的政治前提和经济前提。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时就已经清醒地认识

到,“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94]32}。然而,历史虚无主义所谓“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是以否定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前提的,这完全违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二)以实证史学方法包装的“伪微观研究”

历史虚无主义特别是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是因为采用了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从形式上看其结论往往也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堆砌的基础之上。因此,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如果不能真正从其所赖以立论的“文献”“史料”入手进行辨伪,就不能从根本上戳穿其所制造的历史谎言。从这个意义上说,综合运用多种考证方法揭示历史虚无主义在史料引证时的谬误,是从学理上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关键。纵览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引证史料的方法,基本上是采用虚构杜撰、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张冠李戴、臆测曲解、遮蔽篡改等手法进行歪曲、肢解历史真相。历史虚无主义对史料的歪曲,暴露出其所遵循的实证史学方法不过是一种典型的主观主义的粗疏学风。同时,也反映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证史学方法貌似严谨实则违背史德。论从史出,这是古今中外史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清代史学大家章学诚曾经提出“史德”问题,要求治史者研究历史要有端正的“心术”。他所说的“心术”就是治史者应当遵循尊重事实这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操守。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开创者梁启超也曾说过:“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10]17}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对史料的各种歪曲甚至连封建时代的史官、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基本史学素养都达不到。

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证史学方法最常见的是微观研究和个案研究。那么,为什么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共党史细节进行了大量的精细研究,但却往往

事与愿违,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真相?微观研究是包括中共党史研究在内的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基本形态,历史研究离不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统一。优秀的史学作品历来都不是单一地使用宏观或微观研究方法。例如,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是一部综合运用宏观、微观研究方法的史学经典之作。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对历史具有“透彻的洞察”,“马克思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11]469}然而,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证史学方法从学理上说并不是严谨科学的微观研究,而是一种脱离了宏大关怀、回避了根本性问题,支离破碎、飘浮无根的“碎片化”研究。这种“碎片化”研究实际上把历史肢解成一块块零散的积木,历史整体不过是这些零碎的积木堆砌起来而已。这种方法实际上割裂了主流与支流、整体与局部关系的“伪微观研究”,貌似论从史出,实则没有抓到问题的根本。正如列宁所批评的那样,“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12]364}。列宁这段精辟阐述对我们今天用于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深刻嘲讽是再合适不过了。

应该看到,历史虚无主义的“伪微观研究”来源于后现代主义史学为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支撑。近年来从西方引介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唯物史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不仅表现在对传统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编撰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否定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等,而且表现为在后现代史学思潮影响下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质疑“大叙事”,鼓吹“小叙事”,把历史“碎片”化,用微观分析、细节考证、个案研究的具体结论推翻原有定论。尽管后现代主义史学方法引入中共党史领域,一定程度上

拓宽了学者的研究视野,但是我们又清醒地看到它否认历史的客观规律,否定历史学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以“历史碎片”解构、否定、颠覆整个历史的方法,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当然,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史学也需要具体分析,特别是借鉴其“小历史”“微观史”的研究长处,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既注重整体评价,又需要通过个案的具体分析来以小见大,以纠正当前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个别研究成果以论代史、空洞说教等时弊,增强批评和论证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三、对历史虚无主义史学批评的四重维度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铲除历史虚无主义滋生的土壤不是一蹴而就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能搞“运动式”“阵风式”,要重基础、重长远,特别是需要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最新动态的跟踪、收集、分析、研判,对其中代表性观点以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及时给予澄清,重点揭示其在史观、概念、范式、史料及其引证等方面的学术失范,在对历史虚无主义开展史学批评中做到主动回应、精准应对。

(一)坚持史学批评的科学性

历史虚无主义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轻率地盲目全盘否定文化遗产,贬低、歪曲国家和民族甚至表现为否定一切的极端态度和思想倾向。例如,20世纪30年代“全盘西化”论就是一种典型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近年有人搅乱历史虚无主义概念,指责马克思主义就是有中国特色虚无主义,试图转移当前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视线。事实上,基于党的文献的梳理,历史虚无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对社会思潮正确研判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政治概念,是专指否定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改革开放史,其中重点是否定中共党史。习近平明确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38]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界定不能随意化、简单化、扩大化。特

别是对历史“翻案”现象要慎重,要做具体分析,不应当把那些经过严谨研究而推翻陈说的新观点一概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也不要把那些具体学术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必须严格把握政治标准和政策界线,就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38],只要不触及这一要害问题和根本原则,就应当把它作为学术问题处理,防止在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出现扩大化。

(二)加大史学批评的精准性

精准,是提升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斗争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关键,具体来说要达到以下3个维度的精准性:一是精准聚焦批驳对象。精准是建立在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总体概貌、最新动态以及关键问题的准确把握基础上。这就要求我们做好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对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性观点进行全面的收集、整理和分类,重点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的最新动态,在此基础上比较全面、准确了解中共近百年史上究竟有哪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受到歪曲和抹黑,抓住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错误观点进行剖析。从对历史虚无主义40多年现象史的梳理中,精准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认识方法、史学研究方法和历史评价方法等方面学术失范的关键要害所在。二是精准掌握批驳方法。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能够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较大的影响力,缘于其观点也是建立在大量的文献史料基础之上以及基于实证史学方法的技术路线。因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特别是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必须抓住考证史料这个关键环节,运用文献考证的方法,通过对历史虚无主义所引证的“史料”进行综合考证、考辨和考释,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历史虚无主义为了歪曲事实是如何捏造、曲解、肢解文献等学术缺陷。三是精准抓住批驳时机。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往往是利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纪念日,利用纪念活动前后社会关注度高的时机,进行有目的地混淆是非。基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这一活动特点,应当抓住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重大纪念时间节点,有

针对性地发声亮剑、清澄历史真相,努力达到传播效果最优化。

(三)增强史学批评的主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被扭曲的党史人物和事件经过拨乱反正,获得重新评价,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些新的文献史料的挖掘,使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迷案得以真相大白;还有的由于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党史研究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空间,填补了空白。但是,在学术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些不良倾向。例如遵义会议问题,有的学者重新评价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时的历史贡献,但却矫枉过正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借机贬低毛泽东的独特地位。又如,有些党史上的敏感问题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而俨然成为所谓的“禁区”,历史虚无主义恰恰利用这些“禁区”大肆兴风作浪、混淆视听。因此,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需要坚持破立结合原则,既要针对性地及时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又要主动深化中共党史的重点、疑点、难点、盲点以及敏感点问题的研究,及时推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回应社会各界对中共党史的关切,不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可趁之机,着力改变被动应对的局面,牢牢把握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主动权。

(四)提高史学批评的预见性

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领域一场长期的艰苦斗争,需要具有前瞻性的政治眼光和学术眼光,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持续跟踪研究,加强对其最新动态的前瞻性研判。科学预见不是依靠主观臆测,而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概貌、基本特点、演化规律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引入大数据技术是科学研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的重要技术手段。实际上,近年来大数据在中共党史研究以及社会思潮动态研究中已经日益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学术界可以通过数据采集、分类、编码、存储和挖掘分析等环节,建立改革开放40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典型观点的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主题词检索系统,通过数据库词频对改革开放40多年历史虚无主义的系统梳理和深入考察,全面掌握历史虚无主义的总体概貌、主要特点、演化规律、歪曲丑化党史的重点问题和史学手法,特别是

跟踪、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动态和演化的新形态,科学预判其发展态势,以便能够及时应对、精准应对和主动应对。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是当代中国史学史一种极端思潮。增强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精准性和科学性,需要学术界持之以恒地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对历史虚无主义学理缺陷的辨别能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2]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M].香港:书坊出版社,2013.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4] 李文海,龚书铎,梁柱主编.近代中国是怎样走向共和的——大型电视剧《走向共和》引发的思考[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3.
- [5] 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J].求是,2019,(8).
- [6] 卫群.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严肃争论——批判《软埋》的文章综述[J].文化软实力,2017,(2).
- [7]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 [8]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9]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李紫娟]